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

【子曰。父在，觀其志。父沒，觀其行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】

這是這一篇的第十一章，這一章裡面主要的是教孝。父親在的時候，做子女的事事都要順從父母，所以凡事不能自專，就是不能夠自己作主，這個時候就要看他的志向如何？父親過去之後，這是事事要靠自己作主了，這一章的重點就是在這一句。前面「父在觀其志」是陪襯的話，主要的就是後半段，看他的行事，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」。這一句話有它適用的範圍，並不是事事都適用。

古人註解得非常清楚，尤其是在我們現前的社會，一個是志、一個是行；不但關係個人的成功與失敗，也能夠關係到社會與國家。儒家所講的志，就是佛法裡面所講的願；佛法常講的要發願、要發心，儒家就是講的立志。因為人如果沒有志，他在這個生命旅途當中，等於是沒有方向、沒有目標，這樣的人生當然很苦。尤其是我們講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，可以說完全要依據志行來評斷。一個有方向、有目標的人，我們一般講這個人是成功之人。縱然他現前沒有成功，他將來一定會成功，一定有成就的。

可是父親在的時候，什麼都要順著父母的意思去做，這是講從前的社會。現在好太多了，現在是處在開放的社會裡面，兒女自己有他自己的志趣，成年之後，父母就是要管，也不大容易限制。不像從前，從前這個限制非常嚴格，什麼都要順著父母的意思去做。假如不順就是不孝，不孝的罪名很大。但是在此地，這一章裡

面頂重要的，就是父親過去，這三年當中，「無改於父之道」，這一章的主旨在這裡。

那個父親之道，要是個錯誤的道，怎麼辦？諸位要曉得，錯誤的道，馬上就要改過來，立刻就得修正，不能等到三年。如果父母之道是正確的大道，那你終生也不能改變，他是正道。此地說的，不是正道也沒有太大的妨礙，過三年再改還行，是說這種情形之下。假如那個父母，這位父親是個做小偷的，好了，你也不改其道，你也去做三年小偷才改，那就大大的錯誤了。

所以讀這一章，我們要活著看，它這個宗旨是可改、也可以緩一點來改，並不很急迫，這是孝子為了尊敬、孝順父母之心，不願意立刻就把它改變。這個實實在在是講人心的厚道，對於父母之懷念。這種情形，我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說，在今天來講，我們老總統過去了，老總統住的那個房子，他那個辦公室，原來那張桌子擺在那裡、椅子擺在那裡，現在還照樣的擺在那裡不動。今天我們講「無改於父之道」，可以用在此地。為什麼？這個沒有多大妨礙，入其室就能想見其人。像這些地方，這是孝慈之心。如果全部都改掉了，一點跡象都沒有，則後面的人進到這個房間的時候，沒有一點印象了。

總統是個偉人、國家的偉人，我們每個人都紀念他，是這麼保存來的。我們家庭裡面，老人如果過去了，老人的房間，老人所用的這些東西，都能夠原樣不動的放在那個地方，這是孝慈；揚孝慈思慕之情，這是孝。像這些地方可改、可以不改，三年以後改還行。如果你家裡很小，住得很擠，無法騰一間房子，你改可以。家裡人不多，空一間在那邊沒什麼關係，你就可以擺在那個地方。我舉這個很淺顯的例子。

再說到讀書人。父母喜歡讀書，他留下來的很多書籍，兒女不

見得會讀，父母要是不在了，那些書就等於廢紙，拿到舊書攤去賣了，這個也是我們常見到的現象。我在過去常逛舊書攤，往往在舊書攤裡面發現很好的書，那些書我們一翻就曉得是不孝的兒孫拿來當垃圾，論斤論兩的把它賣掉了，他不知道這些書的寶貴！它拿到舊書攤能賣幾個錢？賣不了幾個錢。為什麼不把這些書擺在家裡原來的位置上，看看這是我父母以前讀的。縱然自己不讀書，擺在那裡，那是個很好的紀念品，他不會賣的。所以像這些有的可以改、有的可以不改，在這個地方我們能看到孝子之心。

諸位要曉得，他對父母能夠常常思慕、能夠盡孝，他待人一定能友善。所以我們中國自古以來選拔人才，國家之忠良，「忠臣出孝子之門」。從前在漢朝的時候就選賢良，我已給諸位說過了，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選舉制度。在社會上選拔哪些人？選拔孝子。在選拔項目裡面，孝子是第一個項目。能盡孝，一定能盡忠，能敬仁、能敬事。所謂敬業樂群，這是國家賢德之人，應當要選拔出來，為國家、為社會服務。

佛法的基礎上也是建立在孝道上，菩薩法裡面，從《地藏經》修起！所以修行由「地」。大家都曉得，《地藏經》是我們佛門裡面的孝經。諸位看看古今中外的歷史，佛教在我們這個世界真正能夠發揚光大，確實是在中國；其他國家裡面的成就，比我們中國都差得很遠很遠。為什麼？就是我們中國從前的人盡孝，所以有這麼深厚的基礎。大概在十年前，我非常肯定的說過，現在佛法傳到西方，佛法在西方是失敗的，不能生根。什麼原因？西方人不懂孝道，所以佛法無論想盡什麼方法在那裡傳播，成就都非常有限。

我記得在居士會第二屆年會的時候，我說過。當時與會的，可能我們在坐的有人參加，有外國人；聖嚴法師也在那個地方，聖嚴法師在美國弘法剛剛回來，我那個談話等於給他澆了一盆涼水！他

又不能不承認，事實擺在這個地方。

那麼西方人我們要不要教呢？給諸位說要教。從哪裡教起？從孝道教起，這才是根本法！所以我勸一些到國外去的，我們佛教在家、出家的同修們，我勸他到國外不要蓋廟，要蓋祠堂，蓋百姓宗祠，團結華僑發揚孝道，講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，教這些東西。這個東西要是能夠教上十年，再蓋廟，再講佛法，他有基礎了。我這樣想法，他們聽聽也有道理。可是有道理，他不做，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；我們應當好好的去做。

再給諸位說，儒家跟佛家的學問，不是我們掛在嘴皮上空談的。儒佛都是實用的學問，它不是空說，不是玄學，是腳踏實地去做。儒家講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，你看看，多踏實！它是要做的。佛法裡面講斷煩惱、開智慧，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」，也是步步踏實。這是我們看法相同之處。

所以根本法要從孝道裡面建立。「孝」這個字，過去我們也講得很多。實在講，「孝」這個字就是大總持法門，佛法裡常講「橫遍十方，豎窮三際」！孝是性德。既然是性德，可見得一切眾生個個俱足。我們為什麼失掉了？失掉是迷失了，迷在五欲六塵、名聞利養裡面，把我們的性德喪失掉了，這是我們應當要曉得的。

這一章裡面就是「養孝」，教給我們培養孝道；也是「盡孝」，父母已經過去了，值得紀念、懷念的，還依然擺在那裡不動，盡後人之孝思，這是非常之難得。社會如果普遍這樣提倡，可以導致風俗淳厚，能夠化民成俗。這在教育裡面講，從前的教育非常重視，這是這一章的大意。

蕩益大師在此地的解釋，非常的簡單扼要：

【此總就孝道上說。觀其志，觀其事父之心也。觀其行，觀其

居喪之事也。】

從前居喪是三年，這跟現在的社會完全不同了。在從前，如果是父母喪，守孝三年，無論你是什麼樣的職務都要辭掉，所有的工作也都要停下來，這個是守孝。

再看下面一章：

【有子曰。禮之用，和為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為美。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。亦不可行也。】

這一章是講禮，也就是禮樂之用。

大師註解：

【由之。由其本和之禮也。不行者。廢禮而尚和。禮不行，而和亦不可行也。】

「由之。由其本和之禮也。」所以禮裡面一定有和。

「不行者。廢禮而尚和。禮不行，而和亦不可行也。」在此地我們必須要注意到，為什麼？這一個原則，一直到我們現代還是有效的，還是不會更改的。所謂「禮」，就是規矩，規矩要嚴肅，禮是主嚴的。可是一定要有「和」來調節；如果沒有和，單單講禮，就是講法度，要求得過於嚴格，人都不敢來了。這個地方要求太嚴格了，雖然人家說好；好，他不來，人家怕你。因此，「禮」裡面一定要有「和」！

前面我們讀過，你看孔老夫子他老人家的德行，弟子把他歸納為「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」。「溫良恭儉讓」都是禮之和者也。所以人家見到孔老夫子也怕他，又喜歡他。不是怕他就躲避他，不是的；怕他，還喜歡接近他。所以「禮之用，和為貴」，沒有「和」，這個「禮」就失去作用了。

「先王之道，斯為美，小大由之」。先王是指我們中華民族過去的這一些賢聖，領導我們國家民族的人。他們懂得這個道理，提

倡這個道理，將這一個美德發揚光大。無論是大事，國家的祭典是小事；小事，我們日常生活待人接物是小事，都以禮來節度。所以我們中國過去，自古以來稱之為「禮儀之邦」！

自古以來，我們中國也可以說不是以法治統治這個國家，外國人提倡法治，我們中國自古以來是禮治。禮比法要好，為什麼？禮裡面有和，法裡面沒有和。法可以說是很冷酷的；而禮裡面帶著有非常濃厚的人情味在裡面，這是禮治比法治那要高得太多了。

再給諸位說，我們佛家的戒律是禮，不是法。為什麼？禮的精神多，法的精神少。譬如，我們以過失的處分來說，僧團裡面有違背了律儀，最重的處分是什麼？叫默擯。默擯是什麼意思？大家不要理他，不要跟他講話，這就是最重的處分了。裡面沒打、也沒罵、也沒有責備的話；大家看你犯了過失，大家不理你，所以戒律非常嚴。你看看，還是「和為貴」！

由此可知，我們中國古聖先王，在我們日常生活威儀當中，雖有要求，絕不過分；雖定有很多的規矩，而不強迫我們去做到，訂的水準是鼓勵我們去做，而不是強迫我們去做。這就是「和為貴」！這就是「斯為美」！而是希望我們各個人明瞭這個道理，歡歡喜喜的做到這個標準。你看，這個多美！並不是法律硬性的規定；照法律硬性的規定，這個美就談不上。

所以我們中國人過去講法，法也通乎人情，所謂「天理、國法、人情」。中國法是有人情的，外國法裡面沒有人情，有了人情他將來不守法了。中國法有人情，這都是從「禮」來的。我們這個禮治的觀念，牢不可破。

末後這兩句，「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」。什麼叫「有所不行」？「不行」，就是把禮法給放棄掉了。放棄了怎麼樣？全走「和」的道路。像我們今天這個社會一樣，「禮」不講了，禮失掉了，單

單講和，於是人放蕩而不拘。所以，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」。為什麼「不可行」？這樣下去，社會秩序必然破壞，導致天下大亂。社會秩序要是壞了，天下亂了，我們人人都要受苦。追究這個苦的根源，就是「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」，這是禍亂的根源！這一句要說明白一點，就是「和」雖然是貴，人人喜歡；離開了「禮」，這個「和」就會出亂子。

我們再看補註裡面所講的：

【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。二句。是說明上文之意。謂禮有所不行者，知和而得行矣。故禮之用和為貴。先王之道斯為美。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。然不以禮節之。則是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之鄉原。不得謂之和。亦決不可行也。故小人同而不和。君子則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發而皆中節。故君子和而不同也。有所不行者。謂可行之道。而有所窒礙。未之能行。不可行者。謂鄉原小人之道。必不可行也。和者，平等觀也。禮者，差別觀也。于平等知差別。于差別知平等。則中道圓觀也。若偏于差別。或偏于平等。而欲以強力行之。其為禍于天下。不可勝言矣。】

你看補註裡面一開頭也就把這一章的重點指出來了，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。二句。是說明上文之意。謂禮有所不行者，知和而得行矣。」句子是雙關的。剛才給諸位說了，禮主嚴，太威嚴了，禮行不通。所以在家裡面，父母教育子女，我們中國過去常說「嚴父慈母」，父親主於禮，母親就主於和，這個小孩在家裡面才能待得下去！如果父母都威嚴，那小孩子就要出走要逃家了，家裡沒法子待了。見了父親也害怕，見了母親也害怕，他當然只有離家出走了，所以這個不行。如果父親跟母親兩個都和的時候，這個小孩也不行。為什麼？他父親也不怕、母親也不怕，他沒有怕的，這個小孩不會向上的，一定墮落。所以一定是一個嚴、一個和，這才能教

得出來！

我們佛法也是如此，恩威並濟！和就是待人有恩惠，一面也要有嚴肅，恩威並濟。說得粗一點，就是一面從硬的方面做，一面從軟的方面做，這樣才能把人調好。佛的德號當中有「調御丈夫」，佛是善能調御一切眾生，他有恩威兩面。在我們佛法裡面表法的，你看金剛就很威嚴，菩薩就很慈悲。金剛還是佛菩薩，那是示現威嚴的一面，用懾，懾受！菩薩低眉就是攝，攝受。一個是懾服，一個是攝受，一定用的是兩面。

在我們一個人身上來講的時候，給諸位說，表面是嚴肅，這個嚴肅是從真正愛心裡面生的，這是佛心，在佛法裡面從慈悲心當中生的！不是故意的去折磨人，這是慈悲的攝受。因為眾生有種種習氣，而這種習氣必須用這個方法去磨練他，所以用這種懾服磨練，實在是大慈大悲！

我們就從《壇經》上看，五祖對能大師見面的時候，就認識得很清楚。槽廠八個月那是磨練，那是用的懾，完全的懾服。我們普通的凡夫受不了，那麼老遠到這兒來求道，見了一次面之後，第二次面就見不到了，把你擺在那裡做苦工，不聞不問。而惠能大師做得很起勁，為什麼？他們心心相印，所以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普通人要來學道，你到這兒來學道，我叫你去做苦工，做上幾個月還見不到面，你老早就掉頭而去了，還肯幹嗎？不肯幹。

在過去禪宗裡面，像這種情形很多，而且對什麼樣的人呢？那個祖師都不是普通人，都是非常高明的人。你們諸位讀《禪林寶鑑》應該有所覺悟，折磨那個人，那個人有成就。就是看中你了，下定決心要成就你，才用種種方法來折磨你。

凡是不能成就的，不用這種方法，對待你客客氣氣的。為什麼？如果是一個不成就的人，要用這種方法對待他，他會怨恨一輩子



；這一輩子氣還消不掉，來生還來報復，這可就麻煩大了。這是凡夫不曉得好歹！

可見得祖師教學，契機契理。現在做學生的有幾個人能體會得到呢？有幾個人真正可以學呢？這是我們求學，尤其是在佛門裡面求學，成敗關鍵之所在！

我們再看底下兩句，「故禮之用和為貴。先王之道斯為美。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。然不以禮節之。則是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之鄉原。」這是只講人情，只講和，而不講禮，這就屈於下流了。我們佛門裡面也有一句話，說：「慈悲多禍害，方便出下流。」但是要曉得，佛法裡面所提倡的是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」。你們注意想想看，「慈悲多禍害，方便出下流」，這不是正好相反嗎？一個是以禮節之，一個是不以禮節之。不以禮節之，慈悲就是禍害，方便就出下流。儒家講用，以禮節之！在佛法裡面，不單單是禮節之，還要以般若智慧為基礎，這樣才是真正適合，能夠行菩薩道。

慈悲與方便，不但是老師教化眾生的門道，也是做學生能夠學習的方法。方便是講的善巧，而不是我們現在所講的自由、隨便，這個不行，這個不是方便。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。在大乘佛法是講明心見性，在我們淨土裡面是講證得一心，非常適合於我自己修學，幫助我證得一心。這種方法便宜，我們得到了，運用這個，自己能成就，是講的這個。不是方便的時候，離開戒律，離開理法，這個就叫方便，那就把「方便」兩個字認錯了，所以才下流。就是離開了般若、離開了禮法，這就是同乎流俗，所謂是同流合污！

所以在此地說：「不得謂之和。」這個不是和的定義，不是和的本意。「亦絕不可行也。」如果照這樣行，那就天下大亂，規矩壞盡！

我們再想一想，如果今天我們還用過去那些理法來教學，行不

行？不行，會把所有人都教跑掉了，沒有一個人敢上門來。為什麼從前行，現在不行？諸位要曉得，從前思想是保守的，現在一般人思想是開放的。在今天我們要弘揚佛法，就是在這些方便、方法、便宜當中，又要有所修正，這個佛法才能夠接引這個時代的眾生。這一個時代的眾生，意識形態、生活方式、思想的鑑定，跟過去的那些眾生不一樣，拿過去的方法，當然沒有辦法適合。

究竟我們要用什麼方法？諸位要曉得，你自己沒有智慧、沒有定功，你就拿不出方法出來；換句話說，你守住過去那個方法，你自己單獨修小乘可以，也許還能有點成就；你要想接引大眾，你失敗了。智慧要是不開，也是我們常講的要是不開悟，你就要記住，我們自己是在迷惑的狀態之下，沒有悟就是迷；迷的人，就是個病態之人、不健康的人，身心都不健康；身心都不健康的時候，自行化他當中，著重在自行，化他也是自行，這是要記住的，這是在迷惑病態當中。再給諸位說，自己開了悟之後，自行也是化他，這個不一樣了。可見得關鍵在迷、悟！佛經裡所講的道理、方法是幫助我們開悟的，儒家這些經典又何嘗例外！也是幫助我們開悟的。

我們繼續看下面文，「故小人同而不和」。同是說的外貌、外表，和是講的內心。所以「小人同而不和」，外表跟你表的是一樣，裡面各有各的用意，各人有各人的企圖，這個就是「同而不合」！外表表現的一樣，個人有個人的目的，我們現在的話說，為利害而結合！這是小人，為了個人的利害得失而結合的。無論這個團體大與小。

「君子則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發而皆中節。故君子和而不同也。」內心和外表不同，內心怎麼和呢？內心，佛法裡面說大慈大悲，儒家講仁愛信義，這是內心！對於這些

惡人，愛不愛護他？愛護。對他慈不慈悲？慈悲。這是和。到機緣成熟能夠度他的時候再度他；機緣不成熟的時候，敬而遠之，這是不同。所以，外表上不一樣，內裡是一樣。

要在大乘佛法裡面講，這個意思尤其明顯，菩薩等視一切眾生「和」。諸位要曉得，心平等才有和。你看我們中國這個名詞，「和」與「平」是連起來的，我們現在稱之為和平。你看在日本文字裡面，日本不叫和平，日本叫平和。平是體，和是用。此地是「禮之用，和為貴」，它的體是平等。不平等，哪來的和呢？可見得和裡面才能見到平等，平等裡面才能生和氣。和平是因，安樂是果。可見得沒有和平，哪裡來的安樂？我們今天講社會的安和樂利，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這樣的社會，安和樂利是從平等、從和平裡面生的。所以說：「君子和而不同也。」

「有所不行者。謂可行之道。而有所窒礙。未之能行。」可行之道現在行不通了，遇到障礙了！則有所不行。

底下再給我們解釋：「不可行者。謂鄉原小人之道。必不可行也。」鄉愿小人之道是什麼？是講人情。換句話說，感情為主，往往喪失理智。感情用事，毛病太多了。尤其是處理大事，要是循情，大眾必然受其害。所以《論語》裡面，孔子說：「鄉原是德之賊也。」我們今天鄉愿，俗話講是大好人，他什麼都可以，他沒有主宰、沒有智慧、沒有理智，什麼都是感情用事。這樣的人，在表面上受大眾歡迎，可是久遠處去看，他壞事太多了，他能害事。

底下的解釋，「和者，平等觀也。禮者，差別觀也。」在《華嚴》裡面，平等與差別不二！就是平等裡面有差別，才不壞世間法；說平等裡面沒有差別，世間法就壞了。這是我們講大經的時候也常常提醒大家的。自己決定要平等；不平等不能見道，不平等不能見性，不平等念佛也念不到一心。所以我們自己修，修什麼？修平

等，修清淨，平等心跟清淨心，我們就是修這個。在用事方面，就是普賢菩薩所講的「恆順眾生、隨喜功德」。眾生是有差別的，我們就隨順差別。差別太多了！譬如每一個時代，時代有時代的差別；每一個地區，地區與地區有差別；每一個國家民族，他們的風俗習慣、法律都不一樣，個個都有差別，我們入境隨俗，這就叫「恆順眾生、隨喜功德」。在隨喜裡面成就自利功德、成就利生功德，一定要曉得這個原理，然後才談得上善巧方便。要不懂這個道理，哪來的方便！沒有方便可言。

下面說得好，「于平等知差別。于差別知平等。則中道圓觀也。」中道就是菩薩道，圓觀就是般若觀照。

「若偏于差別。或偏于平等。而欲以強力行之。其為禍于天下。不可勝言矣。」諸位要曉得，無論是偏于差別，或者是偏于平等，偏在一邊已經就錯了。如果偏在一邊，要強迫一切人都跟你一樣偏在一邊，這個就會造成大災大難。所以，佛不能叫一切眾生都住一真法界。為什麼？辦不到！辦不到，要強迫一切眾生各個都修一真法界，那還得了，天下怎麼能不亂？非亂不可。所以，佛說法是以真俗二諦說法，佛不以他自己的見解，也不依一切眾生，他是要把它配合起來講的。一定要遷就眾生，逐漸的把境界往上提升，而不是一步登天的。

嚴格說起來，佛菩薩說法，因人施教！佛善於觀機，那一會、那些話，專門對那些人說的。雖然對這個人說，當機者有大利益，他能大徹大悟；不當機者也能幫得上忙，促進他開悟，他不能在這一會上開悟的時候，促進他開悟。可見得佛心平等，方法上有差別，佛決定不勉強人。

佛不勉強人，那些菩薩祖師也不勉強人，雖有威嚴，和藹可親！確實是如此。孔老夫子有威嚴，人人都想親近他。為什麼？心地

慈悲，待人有禮，能關心人、能夠親切體貼，這是聖人！那個威嚴，就是「以禮節之」，這個裡面帶了有差別。再給諸位說，那個差別是因人而異，這就是差別。如果對每一個人都一樣，那就不叫差別了，那就無差別了。所以他那個威嚴尺度不一樣的，對這個尺度寬一點、對那個緊一點。那是看什麼程度，愈是心清淨的人，那個尺度愈寬。為什麼？他接近純真。愈是迷惑顛倒的人，那個尺碼就愈緊。所以，它是個差別相。

佛家的戒律，無論是大乘戒、小乘戒，諸位要是稍稍研究過戒條，你就曉得，哪一條戒都是有「開遮持犯」；講「開遮持犯」就差別相了。換句話說，每一條戒對待每一個人，那個差別也不是相同的。不但對每一個人不相同，就是對我們自己一個人來講，我們初發心學佛的時候，是什麼樣的一個標準；到你接近開悟的時候，又是什麼樣的一個標準；到開悟之後，又是一個標準。所以在個人修學上來說，這個尺碼也是常常不定的，有時候緊，有時候寬，這也是一個差別相。這一點諸位必須要曉得。如果戒律沒有這個差別，那戒律是死的。戒律如果是死的，持戒的人一輩子不能開悟。為什麼？死在戒下，被這個戒律困死了！

譬如從前我在大專講座上課的時候，這些大專男生就問我，我們現在受了五戒、受了菩薩戒，在學校畢業的時候，我們服兵役派到金門前線，敵人來的時候開槍打我，我要不要打他呢？我要打他，我犯戒了，犯了殺戒，這怎麼得了！這個戒雖然是受，他對戒不通；他只曉得嚴的那一面，他不曉得和的這一面；他只知道遮的那一面，他不曉得開的那一面，這有開緣！這是一個例子。這一個例子也許有些人用不上，為什麼？你也不要服兵役，你也不會被派到前方，也不會遇到這個事情。

還有一個小問題是常常碰到的，蚊子來咬了，一巴掌把牠打死

，心裡好難過，你看我又犯了殺戒，我又殺生了。我在南部講經，有一位居士提出這個問題問我：「蚊子帶了傳染病，帶著疾病，我家有小孩，如果被這些病菌傳染之後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這個蚊子要不要殺牠呢？」你們諸位想想，怎麼辦？不殺牠，牠帶著傳染病來；殺牠，又犯了戒，這又有罪了，這個問題就大了。

給諸位說，同樣一個道理，「開遮持犯」，問題在哪裡？問題在你存的是什麼心。你要存著討厭的心、恨牠的心，你把蚊子殺死了，你犯了戒了，殺戒。你要是慈悲心、憐憫心，你看你帶著病菌要害那些人，慈悲殺牠，不得不殺。殺牠，免得你造罪業！這是慈悲心。同樣一巴掌把蚊子打死：一個是恨牠，一個是慈悲、憐憫牠，這就不一樣！

愛護家人，不要讓牠帶有傳染病，也憐憫蚊子，不要造這個惡業。我這麼一講，他就有一點開悟了，他也不天天苦惱了，也不用為這個戒律犯愁了。他說：「這樣我打死蚊子還有功德！」確確實實是看你安的是什麼心！

但是學佛的人必須有預防。我在南部住彌陀院，到了天快黑的時候，我把紗窗都打開，他們裡面的人都覺得奇怪，為什麼？放蚊子。房間裡面不要點燈，蚊子一看到光，牠就飛出去了。你把紗窗罩著，裡面的蚊子飛不出去。所以我把所有紗窗統統都打開，讓牠往外飛。等牠都飛完了，我們再把砂窗關起來，一個蚊子也看不到，我還是要點一枝蚊香。我把這個方法教給他們，你們回家就照著我的方法做。蚊香點了，如果把門窗都關了，那這個蚊子統統都會薰死在這裡。我們把門窗打開先讓牠出去。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懂得預防，要曉得怎麼個作法。

你將來是弘法之人，你做了法師弘法，如果你要是講我對於蚊子要愛護，我決定不能殺生，我這個戒律要嚴格。好，你的戒律受

得很嚴格，那個帶了病菌的蚊子你也不肯殺，讓牠叮。叮了，說我發心了，餵牠一餐吧！這是好，好心！如果你功夫不到，你沒有慈心三昧，在一咬的時候，好了，第二天又病了；一病了，經不能講了，這個蚊子罪業可造大了。

諸位想想看，請法師講一天經，無量功德。牠能叫法師不講經，叫大家經都聽不到了，牠的罪過有多大？你這個時候把牠打死，無量功德，對牠有好處，免得牠造這麼大的罪業！所以你們要是不把這個道理想通了，這個戒律就沒有辦法持了。

儒家的理也是如此，所以說不能固執，不能偏於一邊，世出世間法都講通權達變。佛法根本智裡面，這個智慧的運用叫權智，權就是通權達變。權智就是方便，所以它是智慧，它了解事實的狀況，它懂得在什麼時候應當如何處理，處理得非常恰當，於自於他都有利益，都有無量功德。

所以佛法是開智慧的，它不是個死東西，不叫你迷惑、執著！各位同修，戒律是要讀，戒律必須要遵守，要運用在日常生活上，凡是遇到障礙，我們就要提出來討論，一定要斷疑惑、生信心，才會有利益。